



四庫全書

薈要

【經部】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第六冊

毛詩注疏

〔漢〕鄭康成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正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毛詩注疏詩譜上序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毛詩注疏

目錄

毛詩正義序

詩譜序

毛詩譜

毛詩原目

毛詩注解傳述人

卷一

國風
周南

卷二

國風
召南

卷三

國風
邶

卷四

國風
鄘

卷五

國風
衛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目錄

卷六

國風王

卷七

國風鄭

卷八

國風齊

卷九

國風魏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目錄

二

卷十

國風唐

卷十一

國風秦

卷十二

國風陳

卷十三

國風檜

卷十四

國風曹

卷十五

國風豳

卷十六

小雅鹿鳴之什

卷十七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目錄

三

卷十八

小雅鴻鴈之什

卷十九

小雅節南山之什

卷二十

小雅谷風之什

卷二十一

小雅甫田之什

卷三十二

小雅 魚藻之什

卷二十三

大雅 文王之什

卷二十四

大雅 生民之什

卷二十五

大雅 蕩之什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目錄

四

卷二十六

周頌 清廟之什

卷二十七

周頌 臣工之什

卷二十八

周頌 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九

魯頌 駉之什

卷三十

商頌 那之什

臣等謹案毛詩注疏三十卷漢鄭康成箋唐

孔穎達疏詩惟毛傳鄭箋至為雅奧孔氏集

南北朝諸儒之長作為義疏形名度數于是

為詳宋王安石自作新義屏棄注疏晁氏譏

之明初取士孔疏朱傳猶並重焉蓋詩隨乎

樂樂附於禮康成以禮言詩其說至煩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目錄

五

可厭也惟穎達疏猶為克守家法明刻本不

載鄭氏詩譜序今本已補入毛晉刻本闕睢

篇誤以陸氏釋文混入鄭箋今亦校正信為

善本云乾隆四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毛詩注疏目錄

毛詩正義原序

唐孔穎達撰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為而自發乃有益於生靈六情靜於中百物盪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瘳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故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有歌舞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正義序

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述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繁亦謳歌之理切唐虞乃見其初犧軒莫測其始於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裒其煩重上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

晉宋二蕭之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幹於一時聘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所揖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為本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畧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畧准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正義序

愛憎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徵事郎守四門博士臣齊威等對共討論辯詳得失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及給事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趙乾叶登仕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賈普曜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正凡為四十卷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序其所見載之於卷首云爾

詩譜序

漢鄭氏撰

唐孔穎達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疏

正義曰上皇謂伏犧三皇之最代者故謂

之上皇鄭知于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連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為善則莫知其善為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

有詩詠

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疏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詩譜序

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則是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

曰土鼓黃摶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黃摶而土鼓注云

中古未有釜鬯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為田報祭樂易繫辭稱神農始作耒

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

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絃絃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辭案古

史考云伏犧作瑟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

以大庭為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忤躍之

心玄竊蒼鷺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

今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黃摶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為有詩若然詩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歎聲成文謂之音是

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詩云詩者弦歌詠諷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畧尚質而稱不為詠目諫不為諷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森為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迷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云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正義曰辭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辭典合於堯典故鄭注在堯典之末彼注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彼辭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蓋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觀之格則詠之廣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羣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而稱似無所忌而云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云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詩譜序

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

正義曰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

正義曰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

正義曰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

正義曰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

正義曰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

正義曰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

正義曰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

正義曰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

正義曰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疏

通直對面歌詩以相誠最且為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卑陶謨說卑陶與舜相答為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變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云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為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云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疏正義曰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孑然而得遺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也記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錄不得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疏化卒為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邇及商王不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疏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顯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已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周自后稷播種百穀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疏正義曰自此下至詩之正

經說周有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衆人皆厄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播種之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卑陶謨稱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鮮食黎民乃粒是其文也修其業以明民共財疏正義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之時故繼唐言之也中葉謂中世后稷至於太王公劉居其中商頌云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云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之故引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疏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固堪顧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衆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太王王季為天所祐已有王跡是能顧天也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為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并言之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疏正義曰此總言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及成王周公致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疏正義曰時當成

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并舉周公為文制
禮作樂太平無為故與太平連言頌聲之興不皆在
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玄謂徹者歌雅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

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疏

曰此解周詩并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
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
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
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
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正此等正詩昔武王采得
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太
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
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采芣燕禮用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譜序

五

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
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
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繇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
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
大持言孔子錄之春官太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
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
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
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
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亂
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為風
雅先定非孔子為之裏二十九年前左傳服虔注云哀
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距此六十二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
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
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

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
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後

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

邶不尊賢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尋解變風
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莊四年公
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為周夷王
亨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云周亨哀公而立其弟
靖為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
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
譖亨人是哀公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
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
周哀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
不以懿王之時鷄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
也衛世家云貞伯卒于頃侯立頃侯厚昭周夷王夷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譜序

五

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觀禮天
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
由夷王以下至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自是而下厲也幽

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

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疏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
然刺怨相尋擊鼓序云怨州在夷厲之後故云眾國紛
吁怨亦刺之類故連言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疏正義曰此

東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末或作五伯成二年
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
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
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

與諸侯為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
吾商伯大彭豷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注云
祝融之後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豷為商伯矣論語
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
者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
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嚴居其末故
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
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
罰是天下之紀綱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
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
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
之州長自名為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
稱為方伯言無天子無方伯謂無賢明耳故孔子錄
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譜序

七

雅疏

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

風齊邶為先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弑變
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
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
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
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
九馬遠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
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序明是孔
子舊定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
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鈴皆
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
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識緯皆漢世所作故
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
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聖賢之遺風自文王創基
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

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為文也陳靈公非陳
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前故舉魯
僖以為言也藝論云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
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為數先定論
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云合為國風雅
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
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
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云詩本
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以為勤民
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難亂耳
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
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
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
詩唯取三百之意引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譜序

八

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修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
此謂如幽厲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弑也違而不用謂
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詩詩義也互言
之也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
之規諫皆防萌杜漸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娛
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
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
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覈又
不觀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哲陳於朝廷不
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夷厲已

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

春秋次第以立斯譜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論作譜之

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
嚴又三年王出奔于歲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

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貞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于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贊明也明已為注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注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詩譜序

九

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

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

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疏

正義曰此又總言為譜之理也若魏有儉嗇之

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衆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刺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詩譜序

詩譜序考證

使民有政有居疏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臣宗萬按此出偽泰誓今本尚書泰誓無此文

五霸之末疏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

周伯齊桓晉文也○臣德齡

按趙岐孟子注五霸為

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又荀卿以五霸為齊

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顏師古漢書同姓侯王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詩譜序考證

一

表注五伯者齊桓宋襄晉文秦繆吳夫差此五霸當

是指周之五霸言

毛詩譜上

漢鄭氏撰

唐孔穎達疏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疏正義曰禹貢雍州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太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

是岐屬雍州也韓之篇說太王遷於周原閭宮言太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云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太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譜上

地之小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

疏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縣云周原隰隰董荼如飴是地肥

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

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

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疏正義曰紂之父準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早麓說太王王季之事云悲彼王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王瓚之賜也尚

書謂文王為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

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早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柎

而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

太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

子夏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

瓚拒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

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

命為西伯長始受圭瓚拒之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

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早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

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

王為雍州之伯南燕梁荆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

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

天問曰伯昌號哀東鞭作牧王季亦為州伯也王也

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哀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

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

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為州

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

漢廣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云汝墳之國

婦人能閱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

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

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

荆二州故尚書注云南燕梁荆其後化廣民附三分

有二不必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

皆紂命也

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疏正義曰既引論

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王其餘

并故地理志云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幽并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為三分之二準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虞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

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疏正義曰文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詩譜上
三

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郭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郭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樂皇矣篇云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云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半中半不知孰為東西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家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詩繫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太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

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為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已化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繫二公之意也言已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

疏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載干戈載囊弓矢時邁序云巡守則武王巡守矣武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諸云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
詩譜上
四

已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為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徧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潔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太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為二國之風以太師掌六詩之歌連聲樂之本故知屬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疏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太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已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已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麤故歌詠有等級太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為二國其得聖人之化

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
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云闕雝麟趾之化王者
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
召公以聖人宜為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
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
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繫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
人之風繫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
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繫之二公既分繫二公以
便方為次先聖後賢故先周後召也不直稱周召而
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
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
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虞
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繫二公即二公為其
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
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
時不作或錄不得也

疏正義曰武王徧陳諸國之詩今初古公亶父事來
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

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如嗣徽音歷

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疏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

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

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疏正義曰此思齊

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

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
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疏正義曰

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后
妃夫人皆太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
子之妃曰后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
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為名非
為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
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
文者召南夫人為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聖賢異化
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
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
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為法故
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騶虞之與鵲
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仁厚騶虞嘆國君
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為興喻非嘆瑞應與前篇共相
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太師比之於
求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闕雝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
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

為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
業積修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為之法得行其本

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為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諸

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闕

雝至召南皆后妃身事枕大兔且采芣苢后妃之所

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

鵲巢采芣苢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庭之妻甘棠行露

朝庭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

皆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
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
以遠近為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
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標有梅江有記騶虞四篇
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
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
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者
有別又求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

南羔羊云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
身事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
非獨夫人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
功所致也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
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身
略致者行化於已自致人草蟲以下非復夫人身
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為
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於南國亦是闕
雅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大如所
贊周南以桃夭至采芣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
其事差遠為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
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
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
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
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
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

其主美召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
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
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風之始所以風
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馬用之
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
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疏正義曰云言或者道
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
嫉妬之心夫人德如鵲巢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
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后夫人以節此義序
故用之耳王風云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
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后夫人亦有房中
之樂以后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
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云路寢之常樂風之
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為義也
后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闕雖至采芣后妃
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
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射禮天子以騶虞諸
樂采芣鄭無所說義亦或然射禮天子以騶虞諸
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疏正義曰在
亦是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亦以
為騶虞取其一發五祀喻得賢者多狸首取小大莫
處御於君所采蘋取其備潤以米蘋喻備法度以成
君事采芣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為戒也為
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今無狸首周衰諸
侯竝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

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

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云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經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

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名故棄之為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

義者以經首樂歌之曲故并樂言之射義注云經首逸詩下云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

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然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經首經文也彼雖引

詩無經首之字鄭知是經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

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為射節知是經首之辭無經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

其辭也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

故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譜上

九

元子世之疏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棠棣為周文公之詩

是周公諡曰文也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諡曰康也闕宮云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

也燕世家云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諡傳國於後是元

子可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

是也疏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於葵立文五年

言周公謂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云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奭次子名諡書傳無文

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

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繫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

滅且非世所須故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

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

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

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

之也疏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

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采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僭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

不錄其詩吳楚僭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僭者禮弓云邾婁考公之葬徐君使容居來弔其辭云

昔我先君駒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

是其僭稱王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譜上

十

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

此疏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

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且又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

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親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

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常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變風方千里之地疏正義曰地理志

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如志之言故知畿內以畿內故知方千里也其